

吴宗锡先生是上海文艺界老领导，他为传承曲艺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不仅得到业内人士的尊敬，还得到陈云老首长信任和重视。我曾经向他询问初次会见陈云的情况。老吴白发童颜，头脑清晰，说起往事，依然一脸幸福。

1959年夏天，时任人民评弹团团长的老吴正在办公室忙碌。突然，来了位中等个子、肤色黑黝黝，身穿中山装的不速之客。他表情平淡地对老吴说：“要你去一趟。”老吴以为例行公务，因此请来稍等，自己继续忙手头的工作。大约半小时，那人站起身，依然表情平淡地对老吴说：“要你去一趟。”老吴只得跟着那人出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小车，这时，老吴才隐隐约约感到，来者不同往常。

汽车一路开到瑞金宾馆，那人请老吴在客厅等待。老吴好奇地问：“谁要我來一趟？”那人仍然表情平淡地回答：“要你去一趟。”然后，他转身入内通报。

不一会，几位解放军战士跟随一位首长来到客厅，原来，来者正是陈云同志。陈云自称评弹“老听客”，他请老吴介绍一些评

弹弹的现状。老吴十分感动，首长日理万机，还关心评弹状况，因此，他详细地向首长汇报。当陈云知道当晚评弹团有场公演，就提出想来书场的要求。

当天晚上，陈云来到

团长见首长

王汝刚

了仙乐书场，虽然这里地处闹市，但他只戴了口罩，与普通观众一样，坐在书场欣赏演出。

这台节目共有三档书，杨振雄与杨振言说完《西厢》后，就是张鸿声评话《英烈》。老吴事先与老张打了招呼：“考虑到首长的身体状况，节目不宜太长，请适可而止。”老张既高兴又紧张：“只怕不好掌握。”老吴安慰他：“你大胆说，我坐在首长附近，有事会豁翎子给你的。”张鸿声这才放心。

那晚，张鸿声说的是《胡大海手托千斤闸》，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元朝末年，草莽英雄胡大海、常遇春、花云等人，对当朝统治者不满，他们志同道合，义结金兰，私下准备揭竿起义。不料，被元朝

官兵得知，设下阴谋诡计：假意举办比武，骗得英雄自投罗网，然后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众英雄不知是计，悉数来到武场，官兵急忙放下千斤闸门，切断英雄后路。眼看千斤闸徐徐落下，花云急中生智，说服胡大海手托闸门，让众英雄逃离武场。花云对胡大海承诺：此举成功，你不仅能够名扬天下，而且成为众家救命恩人，今后不论到谁家，都有酒肉饭吃。憨厚的胡大海凭着蛮力气，居然双手托起了千斤闸门。谁知，他用力过猛，竟然把裤带挣断，误以为自己肚肠断了，接着，他的鞋帮也开裂了，胡大海更加忧心如焚：啊

呀，我的脚筋也断了。眼看胡大海力不从心，闸门即将关闭，奇迹发生了，控制闸门的轱辘发生故障，闸门没法关闭，众英雄得以绝处逢生。

本来，这回书应当把胡大海裤带挣断、鞋帮开裂，众英雄平安撤离交代清楚，才算落回《结束》。不知为什么，张鸿声竟然漏说了鞋帮开裂这段情节。不过，他的高超技艺已经征服了观众，首长与观众一样，听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散场时，陈云与观众一起走出书场，似乎感觉意犹未尽。

老吴送走首长，回到后台问张鸿声：“为啥漏说一段书？”张鸿声瞪大眼睛：“不是你豁翎子，要我早点结束的嘛。”老吴不解地问：“我什么时候豁过翎子？”张鸿声理直气壮地说：“我明明看见你对我歪歪鼻头，这不是豁翎子吗？”这下，老吴忍不住笑了：“这几天我感冒，鼻头歪歪么，是想打喷嚏呀。”



今宵灯谜

杨一峰
已年献词，继往开来
(三字戏剧剧目)

昨日谜面：百密一疏
(三字安保用品)

谜底：安全网
(注：解释为“怎么能全部网罗”，安，疑问词)



花样年华之一（剪纸）李守白 作

我曾经有个特别的嗜好，就是在元旦这一天，把日历的封图收藏起来，这一收藏居然持续了四十多个年头。不过此文一下笔就吃不准，这题目到底是《收藏元旦》还是《元旦的收藏》，但值得骄傲的是我这项不起眼的收藏，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人。

物换星移，什么叫“日历的封图”，必须得解释一下，早年的日历多为厚厚的一本，一本365张，一天一张，过一天撕一张。这日历有个封图，元旦那天撕下封面，一月一日的大红日子就算正式露出了笑脸。

这日历多为铁丝装订的，元旦的这一天就需要把日历装上一个有图案的纸板，以便悬挂家里的墙上。1966年的元旦，我已经考上双十中学，成了初中生，母亲就把装日历的事情委托给我，撕日历的工作一并移交，我当时有集邮嗜好，觉得那日历封图上的四位乒乓球运动员与1965年“28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纪念邮票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就没有舍得把它放入废纸篓里。岁月如水，这一收藏一不小心，就居然坚持了40多个年头。

回头浏览，才发现这40多张小小封图中不少都具有强烈的时代

元旦的收藏

郑启五

色彩，它们每一张就往往是前一年的一个关键词，1968年的“把‘文革’进行到底”、1969年的“万寿无疆”，1970年的“九大”。1971年的这一张缺了，这一年我是在排队落户的闽西山区武平十方处明大队过的元旦和春节，全家四口被下放了三人，家不成家，万念俱灰，哪里还有收藏的情趣……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1972年关键词是“工农业生产”，1973年是“乒乓外交”，而1974年到1976年不是“工农兵”，就是“大批判”。“四

若说廊桥代表了江南的人间烟火，青瓷意味着江南文化的静雅内敛，那么剑则是江南侠骨丹心的明证。江南文化从不是单一的，虽然更多的时候，连我自己也忘情于江南的名山秀水，流连山色晨光中的清寂。

今日又翻《越绝书》，见其中记载欧冶子铸剑事，心有所感，想起在龙泉所见的一柄柄名剑风流。当日那小小的宝剑博物馆，自然不足以承载数千年的剑之文明，我所心动者亦非而今被收藏在橱窗里的古剑，剑之物物，若然沦为陈列藏品，敛其锋芒，本身即是悲哀的没落。无心去品赏那些珍品的来历，了解它们是由何处何人奉献至此，倒是那些示意如何铸剑工序的青铜塑像，惹我驻足良久。在幽暗的博物馆里，我所思忆的唯一一人，古越之铸剑名师——欧冶子，甚或还有与之关系亲近的干将莫邪。抱歉，龙泉县上满街的兵器铺，四处可见的号称自己是铸剑世家的广告传单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来到龙泉，在如今繁嚣温厚的小城里，我感知的是兵者的寂寞和名剑的孤独。

其实，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剑为短兵之祖，据《黄帝本纪》云：“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据《管子·地数篇》云：“昔尧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钋”。以上记载，似黄帝与蚩尤，均已制剑为兵。

上古之史，不足全信。但大约在商代已有明确的制剑记载。存有实物，现今出土最早的是“鄂尔多斯直

因为接下来的四天要去培训，所以即使是今年最冷的一天也还是要出门去买点书，不然四个大白天会完全没有方向。书架上看想的书又总是莫名其妙地死也找不到……

冬天晚上的书店一般没有太多人，店里放着老电影，我一边挑着书一边听对白，心里猜：一定是《尼罗河上的惨案》，待到那句：“法国小人！”一出来，便抢答成功般的乐不可支。

边上是一对男女，拉着手，间或接头接耳一番，都用一只手在书架上拨拨拣拣，恋爱中的人都是如此不怕麻烦。女孩子将头发全部拢在脑后扎起一个发髻，骨骼纤细，皮肤苍白，很像是舞蹈专业的学生。印象里跳芭蕾舞

人帮”垮台后，1977年和1978年再度“工农业展新貌”。1979年、1980年、1981年三年都不约而同留下“科学的春天”。

此后的图案开始逐步生活化，“红梅报春”、“载歌载舞”乃至“十二生肖”，但随着岁月的更替，这样的手撕日历也从一花独秀的地位，逐渐被五花八门的挂历、台历、年历图、电子日历等等所取代，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我的这项小收藏也遇到了愈来愈大的难度，有时就只好用近似的台历封图聊补无米之炊，有时居然要跑到农村的集贸市场才能一睹芳容，但摊主听说我买那一本厚厚的日历就是为了薄薄的一纸封面，觉得大不可思议。

近年就轮到我不思议了，几乎衣贸市场上的所有的这类日历的封图就只剩一个“财神爷”的形象，而且根本就没有印制出年份，这样的版式应该可以年年重复使用，而我的这项收藏似乎也走到了尽头，我转而以精美的年历卡延续这项元旦的收藏。

名剑风流

安意如

柄匕首青铜短剑”，商周之剑一般呈柳叶或锐三角形，为青铜制品，杀伤力有限，仅作为兵武器的辅助武器。

吴越之地，每多水泽，剑因此作为短兵相接的利器。我所记得关于剑的最早印象是专诸助公子光大业，用以刺吴王僚的“鱼肠”剑。此剑小巧，可藏身鱼腹，锋锐之极，举手格断兵士所架之戈，力透三层铠甲。吴王僚被刺死之后，专诸亦功成身亡。

春秋战国多义士，士为知己者死。不计性命得失。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份慷慨从容，后世乃不多见，铸剑始祖欧冶子亦出此地，为一时之盛。

除却鱼肠剑外，欧冶子所铸之剑，还有“七星龙渊剑”（欧冶子和干将为铸此剑，凿开茨山，放出山中溪水，引至铸剑炉旁成北斗七星环列的七个池中，是名“七星”。剑成之后，俯视剑身，如同登高山而下望深渊，飘渺而深邃仿有巨龙盘卧。是名“龙渊”。后避唐高祖李渊讳改为“龙泉剑”），泰阿剑（传为天子剑，楚王，吴王夫差，秦始皇皆佩，后西楚项羽得之，败时用此剑自刎于乌江），工布剑（秦始皇佩剑，霸道无匹）——以上三柄传为欧冶子与其婿干将合铸。另有，纯均，湛卢，巨阙，胜邪。皆为汲取天地灵气的不世神兵。

的女子都喜欢将头发扎得一丝不苟，即使到老了也如此。书店的墙上贴着黄色的分类牌，女孩子伸手去抠，男孩子看到了，便作势去掐她的脖子，彼此都笑，皮肤上透出隐隐的红，没有声音，牵着的手一直没有松开。我背对着他们依然看得到幸福，“美，若是自觉其美，便落了下乘……”哪个说的来着？

小说其实只要买一本厚的就足以应付四天，只是推理小说有点危险，它们总不够厚，我熬一个半夜也就消灭了。我高兴地发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新版了原本，以前的借给了谁，我想了半年也想不起来，正好补缺。新版的是一个系列，我乐颠颠专挑名头大的作者买，梁漱溟、汤用彤、钱穆装了一车子，心里想：借出去的总是搞不清借给了谁，如此多备一套，总是好的。反正涨价是一定的，我也算保值增值。

再转过来就是看着玩儿的闹书了，边逛边听店员聊天，说对面的食品店里今年的黑芝麻核桃仁卖得特别好，突然就饿了。急



夜光杯

《越绝书》载：春秋时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剑三枚，曰：“龙渊”，“泰阿”，“工布”。又有“楚王见剑”和“薛烛识剑”“湛卢去楚”的记载（见《吴越春秋》）。读来令人神往。

逐鹿之于中原，兵之王者却出于吴越，刚柔相济，这份巧合，天造地设。江南山水锋锐深藏。如剑无故不鸣，无故不出鞘。

剑之令人神往，除却其杀伐之利，豪侠之气夺人心魄，另有端然静摄的“仁者”“王者”气概。间或还有干将莫邪的生死相许，叫人念想那纵身一跃的凄然和英勇。

以身殉道，九死不悔，何况还有你陪，纵来年你我为世遗忘，不枉今日你我同铸之缘。肉身皆会殁于黄土，何如化身为剑，身销灵存？

昔年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是项羽一念之仁，蹉跎了良机，日后兵困垓下，虞姬以剑自刎，别霸王。项羽亦以剑自刎，撇开英雄霸业，追随虞姬而去。不是不勇决。

英雄谢世，成就了枭雄一世，那沛公坐享大汉江山。昔年以赤霄剑斩白蛇起义，入咸阳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合该他有命数，辗转颠沛登九五之位。

芙蓉涩尽鱼鳞老，总为人间事转平。

物换星移，剑随功业沉浮于世。或现君王侧，或呈忠臣手，或随侠客行。若世无英雄，侠士，名剑亦是寂寞无主。不如消隐，化为传说。

我亦决定不去看剑池了，转回杭州喝茶。

日前，笔者到漕河泾一居民小区拜访老友，正谈笑间，突然听到楼下人声鼎沸，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出去一看，只见小区的一块空地上围满了男女老少，原来都在观看消防演练——几十个社区居民组成的两队人马每人手提一只灭火器，而不远处正三人一组对着两只大铁桶燃起的明火喷洒着灭火器的干粉。仅十几秒的时间，大铁桶的火熄了，只有一股水蒸气升腾着。接着，工作人员再次点燃了铁桶里的火，由下一组开始新一轮的灭火演练……

正好，我的朋友介绍了在现场的小区史书记。史书记告诉我，他们小区这样的消防演练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每两年就要举行一次，不仅使在家的居民、保姆和物业人员能够熟悉使用灭火器材，而且这样的现场演练也能够提醒大家增强消防意识，为确保小区平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笔者有些好奇地问，用这么多灭火器的钱要不少吧？史书记告诉我，这些都是一批即将到期本来就要置换的灭火器，如今正好物尽其用。同样的办法，他们还利用定期清洗楼顶水箱要放掉的剩水，检查大楼里的消防水泵、消防栓、消防管，让这些关乎千家万户平安的设备一直处于完好状态！

一般来说，消防演练一般是在工厂工地宾馆仓库码头以及高层办公楼等场所进行，很少有在居民区举办的，这可能既有经费原因，也有居民区比上述单位相对安全的习惯性思维。但近几年居民住宅的失火经常见诸媒体，而是否掌握消防知识往往是在危急关头能够减少损失、自救和生存的重要原因。因此居民区的消防演练显得很有必要，笔者看到的这个小区不仅已经做到了，而且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办好了事情。

忙把手里的书堆到柜台上寄存，拔腿往马路对面跑。卖芝麻桃仁粉的柜台很显眼，阿叔捧着报纸在等下班，我看着墙上的价目表琢磨着是该买白糖芝麻桃仁粉还是冰糖芝麻桃仁粉还是无糖芝麻桃仁粉，阿叔抬头看看我，把柜台上的摆我面前挪了挪，上面赫然四个字：全部售完！好在边上还有哈尔滨食品厂，我扁着嘴转进去买了一大包苔条和杏仁排，才乐颠颠过马路继续挑书。

往柜台寄吃食的时候看到放在收银机边上的《故宫日历》，厚厚的一小本，每天一页配着一幅故宫里的藏画，连日历上的日期都是拓了藏帖上的字拼成，下面细细地注明出处，看得我热热沁出一层薄汗。当中有一页是一管珍藏的湘妃竹配阮珮笔照片，脑子里突然冒出有位老先生曾写旧藏

的湘妃竹臂搁：主人怀以走，客人起相赠，三绕朝天宫下屋，所争半片湘妃竹！边想边摇头：记性好，像也还不错，怎么就记不住到底是哪个家伙借了书不还呢？不过……那段话到底又是哪位先生写的呢？

